

陈村

「拾穗者」

葛红兵／主编

中国当代中篇小说

【经典】

文库

美女岛



葛红兵主编

“拾穗者”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经典文库

陈村
美女岛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女岛/陈村著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2.8
(拾穗者文库/葛红兵主编)

ISBN 7 - 5059 - 4121 - 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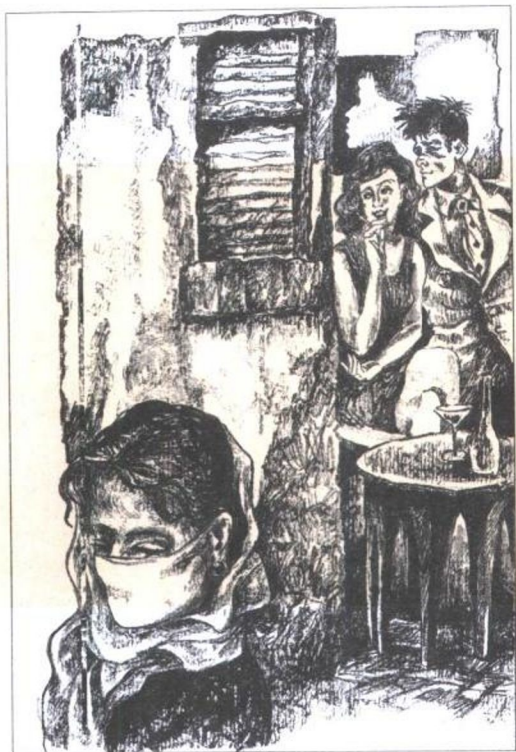
I. 美… II. 陈… III. 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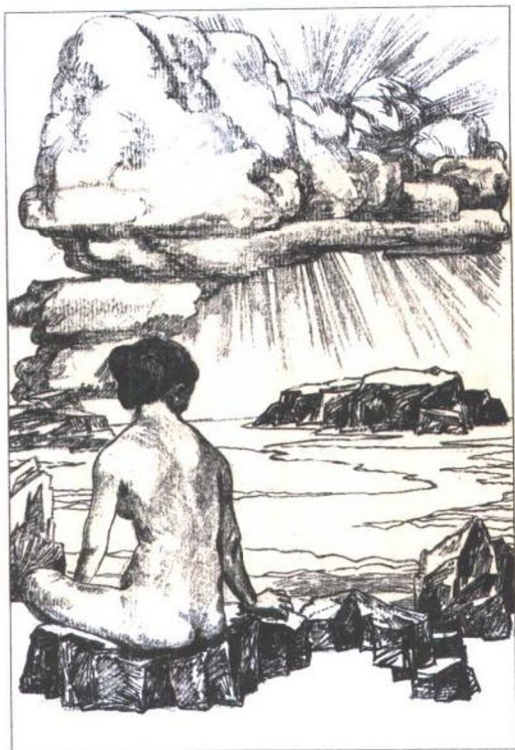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53240 号

书 名	美女岛
作 者	陈村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薛燕平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天津新华印刷一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54 千字
印 张	3.75
插 页	7 页
版 次	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- 10, 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121-6/I·3211
定 价	11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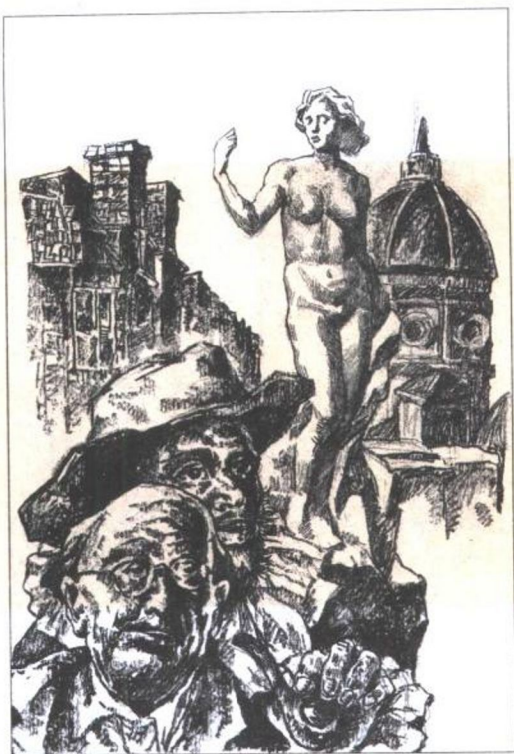
欢迎惠顾我社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人一次美，朋友自然也少了。没那兴致。同店的女美发师们俗气得异常，终日暗暗比着，比完头比胸，比臀，比脚，比皮白，比肉细，直比得ABC连连恶心。如此这般，自然是绝难有投机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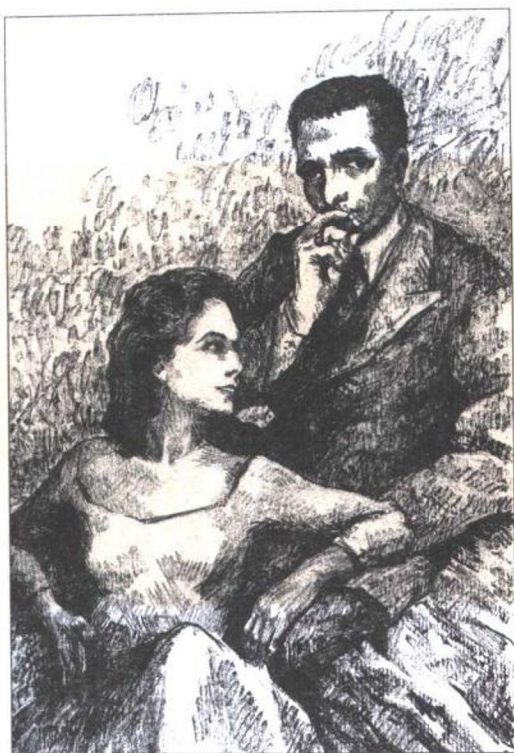


自己真的那么美么？比见到过的任何女人都要美，比每年选出的美女还美。上帝！她轻轻呼唤着主的名字。是上帝造出了奇迹，是上帝要拯救自己，拯救一个心中苦了多少年的女人。



当晚，举行隆重的雕塑揭幕仪式。

美女ABC小姐身穿千带彩裙，由国王陪同而来，亲自为塑像剪彩。



“未来之星”望着美女，心中纯洁得有如童子。但禁不住美女勾魂的顾盼，终于意识到大福或大祸就要临头了。作为美的仆人与神的造物，他无所畏惧。



男人在家中看厌了老婆女儿，想寻乐又出不去，进不来。忍无可忍，终于兴起同性恋热。此类刊物多起来了，销数也大起来了。寸土寸金的闹市，新开了一排同性商店，商品品质与服务质量均堪称楷模。

序

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；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：“要有光。”就有了光。

——《旧约全书·创世纪》1：1—3

这是一个绝对荒唐的故事。

这个荒唐的故事说的是在太平洋上，不知哪一年，不知怎么的就有了一座岛子；不知在哪一个国家，不知怎么的有了若干美女；美女美得好好的，不知怎么又突然不美了；最后，那个叫做美女岛的岛子，不知怎么的又不见了。这故事，听着怎么都不像真的。

尽管是从没有到没有，其中确有几件叫人掩嘴一笑的事。

《创世纪》中说，上帝花了六天，将天地万物一一造齐，其中包括按他老人家的形象用土捏巴捏巴捏成的人。“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”



于是，就有我们今天的礼拜天。

但是，上帝造齐万物后哪里去了？《圣经》上似乎没细说。

有消息说，上帝因为安息久了，颇无聊，便又开始劳动。他不图工钱，图个快活。于是，就有了这么一篇故事。

信不信由你。



第一部

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

——《诗篇》24：2

1.ABC 的口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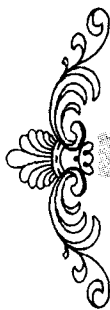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关于岛、人、城市的故事。

城市叫打谷场市。

原先，这里是个村庄。村民种着麦，收获后便在打谷场上脱粒扬净，等着轧出面粉做面包吃。村子靠海，也有几家捕鱼的，也有几家晒盐的。小打小闹罢了。

也不知怎么的运气就来了，渔港成了商港，村庄便扩做镇，扩做市，一天比一天热闹。自然，比起日后，这点热闹还是非常有限的。不过，仅就一般而论，这运气也非常难得了。

该市的第一任市长显然是个笨蛋，放着许多如花似玉的名字不用，偏偏要叫“打谷场市”。这一来，就再也难改了。中途虽有过一次改换，但不多久又翻了过来，这一翻看来永



无出头之日了。

渐渐，打谷场市有了一百万人口。

故事就出在这座城里，但说城得先说岛。

说岛得从一艘船说起。

要说船，就先说一个丑女。

她也真够惨的。三十年前呱呱坠地时，父母给了个好名字，唤做：ABC。本是占先的意思，连占三位，颇气派。无奈阴差阳错，积三十年的造化之功，非但未造出一星半点秀色，反倒一日丑似一日。虽说化妆品没有少买，比如白如雪珍珠霜、不必花雀斑露、立刻净狐臭膏之类。那用完的空瓶足可以将她压死，无奈越擦越不济矣。一日，恼了，将家中镜子一块块砸了，这叫“眼不见为净”。出门去买回一麻袋口罩，两只一缝，缝得绝大。此后终日戴着，再不肯脱下。吃饭时，见左右无人，稍微揭起下边，一勺子塞进去，赶忙捂住。洗脸则将面巾塞进去，口罩上下各露出一端，两手来回牵扯，如擦背一般。

好在 ABC 自有一室，所谓简易公寓的便是，独门独户，用不着看邻居的脸子，当然也用不着给邻居看脸子。反正镜子已碎，在家好歹有脱去口罩透透气的时候，自信心便长了几

分。日缩夜长，天复一天，已成规律。

当然，遗产是没有的，父母健在，只不过不住一地是了。

养儿养到三十，也算对得起祖宗了，老人家们生性好游，除了不见女儿，哪里都去。于是，也无余钱可周济 ABC。ABC 好歹有个工作，原先在百货店当售货员，因她的柜台绝无生意可做，清闲倒很清闲。老板自然有点势利，一闭眼将她辞了。她也正不想干哪，去美发室毛遂自荐，觅得一碗饭吃。那活儿颇合她心思，脸是不必露的。眼睛小了点也好办，戴一副远视眼镜将眸子放放大便是了。只是害得她理起头发来头老是极端后仰，远看很有点趾高气扬的劲头。

人一欠美，朋友自然也少了。没那兴致。同店的女美发师们俗气得异常，终日暗暗比着，比完头比胸，比臀，比脚，比皮白，比肉细，直比得 ABC 连连恶心。如此这般，自然是绝难有投机者。

来店美发者中多有男士。

虽说提到“男”字，令 ABC 脸羞红得映出口罩，但年已三十，想想似乎也不罪过。她颇有几分眼力，将先生们分做三六九等，一十八



个品级，九十九种规格，一眼望过去，大错是错不了的。

此生有幸被人盯过一回梢(想起来还叫 ABC 脸热心跳)。

那天一出门就知道必有异事。下车没走到电影院，口罩带子便不拉自断。ABC 只得以手托腮，似害牙疼一般。银幕上放着《活的就是美的》，颇对她心思，可惜被那根带子搅得不得安生。旁边的那位男士频频左顾，看她看得入神，竟错将口罩当成银幕，真叫人羞煞。

散场前，她偷觑了一眼，那先生果然生得貌美，无论等、级、格均列上乘。更难得的是眉眼间一点柔情，直荡人心魄。ABC 再也坐不稳，无所措手足。

电影虽长，终于要放完的。戏中那一对恋人几经磨难，终成眷属。好兆头。场灯大亮，ABC 急忙左转，依次出场。走在马路上，神清目爽一阵，眼迷耳热一阵。想去咖啡馆小喝一杯白兰地定定神，谁知回身望见那男士竟一直跟着自己。这叫一向很有主张的 ABC 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那男士朝她走来。

ABC 以指点腮，心烧烧地等待。

男士近身，笑盈盈正要开口(可怜的 ABC 等他一开口必当场昏倒，然后急救，然后买束鲜花等等)，谁知一旁跳出两员风化警察，一人捉一臂，将男士拥上警车扬长而去。

ABC 欲哭无泪。

夜里，细细回忆男士的一举手，一投足，ABC 不禁自叹命苦。俗话说，千金易得，一夫难求。果然一难至于此。

第二天上班，ABC 忽然变得多话，当她故作平淡地说到那男士鼻翼一颗豆大的黑痣时，心一紧便手一抖，将顾客的下巴割出一条血线。好在是老头，血不旺，人也还和气，仅骂了句鬼听了也害羞的话便不啰嗦了。

ABC 晕晕的。

那群俗不可耐的女人，背着 ABC 做起了鬼脸。午饭后，乘 ABC 还在一勺勺进食，竟在店堂阴毒起来。有说那男的花痴，是女人都要。有说那男人是同性恋者，看 ABC 看花了眼。有说那男的为老婆找“陪衬人”罢了。还有更毒的，居然称那男士为钟馗，说他专门捉鬼。一阵阴毒，一阵欢乐，整个店堂春意拂面。谁知，都被 ABC 隔墙听去了。

ABC 好不伤心。



平心而论，是美是丑，均上帝所赠，即使有所计较也不必视为天下第一要事。可惜这道理俗人不懂，于是播弄出是非，播弄出人命。

ABC 当夜买了船票，去太平洋寻找归宿。

2. 温柔的“乌托邦”

“乌托邦”号邮轮的船长能称得上是个大航海家。

他不光兼任世界航海协会的常任理事，该协会机关刊物《啊海洋啊》的名誉主编，还得过大蔚蓝色勋章。历史上，得到这种荣誉的航海家屈指可数。

大海上，他度过六十九个春秋，年六十八岁，先后娶过五任娇妻，生过八个孩子，击毙十七名劫船的海匪。生在海上，他希望也死在海上。

他二十岁那年所著的《船是怎样翻的》三卷大作，被奉为海员的《圣经》。

“乌托邦”号邮轮在船长的一声声舵令下，解缆出港。不多时，便将打谷场市抛在地平线以下。除了顺访几个岛子，让游客买点工艺品外，邮轮并不着岸。船将行行泊泊，像一座浮动的岛，浮动的五星级旅店。面对日益放刁的度假者，“乌托邦”号的广告口号是：

本船将满足一切!

据说,下“乌托邦”号邮轮而去的游客,真没几个失望的。

此刻,游客或在酒吧闲坐,或在船桥静立,看飞鱼滑翔。有几位怕风又怕光的,便躲入舱房,打开墙上的屏幕。波浪伴着水声扑面而来,似要溅到榻上,颇有几分惊险。那些为寻不安分而来的客人,也各自寻着去处,正不安分得紧。

船长将舵交给舵工,为赌徒助兴去了。

一连数日,风平浪静。

众游客好生开心。

ABC上船后便直奔舱房,除了打电话要点食物,白天再不出舱。大海整日整夜地在墙上翻腾,她晕得不行,但仍不换个频道。摁一下“添花钮”,海便赤橙黄绿青蓝紫地变幻起来,使舱房使人也同步变色。彩光中,ABC独自踱步,一踱一天,将地毯都踏得陷出宽沟。每当侍者送食,她都先躲入浴间,将水龙头开得哗哗响,隔门令其放下,令其在几上找那小费。侍者也不多取,知趣地出门并带上门。在这船上干久了,什么怪人都见过,这并不出奇。

